

1994 年的一场游戏

■谢应龙

1994 年,我在白沙洲旁一所叫师专的学校读书。每天课余去校图书馆读期刊,那时的《北京文学》《萌芽》《山西文学》等省级刊物,基本上我都会过一遍。特别是对《山西文学》很中意,是因为一位叫祝大同的大胡子副主编,我与这个很有魅力的男人有着书信往来;对《四川文学》难以释手,是因与一位叫肖痕的编辑部主任有关,她在那年编发了我的小说《七里庵》,那是以我老家雨花庵为背景创作的一个抗日题材作品。而 1994 年的这场游戏,与湘潭的谭家山煤矿有关,当年从这个煤矿出来的一位谭姓姑娘正在衡阳师专音乐系读书,她平时也经常坐在与我对面的座位上看书。有天,我看到她在看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这可能是 1994 年度最具分量也最具影响的一部小说。游戏,就是不久从她口里游了出来的……

曼从外地回来,她憔悴的样子让我看得大吃一惊。

曼是我高中的同学,她的语文成绩好,还喜欢音乐的,有一段时间还和我说不准备和我一样报考音乐系。但她最终没有报,是因为曼的体育成绩还特别好,学校里举行的运动会,她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冠军。

我问她你怎么弄成这样子呢?她说,环境所致,我们的环境不需要这样的女人,可是现在的一些女人逃不开这样的环境。

真是危言耸听。我说,你怕是得了“谬论症”吧。

曼笑着说,我这说不是谬论,而是事实,你不信吗?你会信的,咱们可以先看一场游戏。

曼于是就带我来到了湘潭火车站。到了那里,曼竟神秘地对我说她临时有点事,让我先等一会。我等到她出来时,她又领着我来到了售票厅,神秘兮兮地说,你看清楚了。我望着她,心里说,你神经了,

但我还是睁大了眼睛。

就这时,之前秩序井然的队伍忽然骚动了起来,排在队里的一些人一下子钻到窗台边。我四处寻找民警,才知道他们不知什么时候全走了。她对我说,你别乱望了,游戏现在已经开始了。

售票厅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呼朋唤友之声此起彼伏,就这样持续了几分钟,我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买出票来。我忍不住也走上前去,一打听,说窗口已经关上了。

我知道这也许是曼动了什么手脚,但我根本不知道她这样做的玄机,什么也说不出。这当儿,挤在窗口的人又忽啦散开——离开的民警回来了。

曼对我说,你觉得精彩吧!我觉得曼戏弄了他们。我说,他们只是想早点到达目的地而已。

谁不想早点到达目的地?曼指着现在已经排在最后的那些人说,他们想投机取巧,结果不仅受到欺骗,还枉费了力气,倒是这些规规矩矩、循序渐进的人能先买上票先搭上车。你知道吗?有时循序渐进就是一切,就是生命……

曼说这话时有点激动,但我不明白这场游戏与她孱弱的身体又有什么联系呢?我问她。

曼叹了口气,说,以后你会明白的。不久,我经过一家医院时,有一个同学从里边出来。她以为我是看曼的,她说,你来迟了,曼已经走了,肝癌——

我又从她口里得知:曼高中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不久,她就去了一些场所工作,她是因为烟酒过度而死的。

那时,我才突然明白了曼的那场游戏是演给谁看的了!我也只能为曼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环境中死去而感到格外的悲伤。

那年的那天,我还记得那位谭姓姑娘说这个故事时,有一片东张西望的落叶正好打在她的肩上。

洛夫爷爷的微笑

(外三首)

■甘 恬

似乎未见过谁的微笑
如他 一朵午荷
有魔歌的忧伤
也是花开升起的禅

禅的南岳 风的石鼓
漂木萧散的墨迹
微醺时得真如
似雾中水汽般润洇

秋风庭院 最后的王者
他背负着双手 仁望
燕子山的云霓
定格——笑容比婴儿香甜

尔斯库勒湖

尔斯库勒湖在天的尽头
盘桓在父亲的诗里
也曾出现在我的梦乡

父亲跟随着爷爷
伫立于花土沟的暮色中
尔斯库勒湖在不远处
闪烁着油画的光芒

而更远处的雪山脚下
雾岚袅袅升腾

百十头黄羊警惕着
几只不怀好意的豺狼

多年后的回雁峰头
父亲引颈怅望着大雁——
它们是从天边飞来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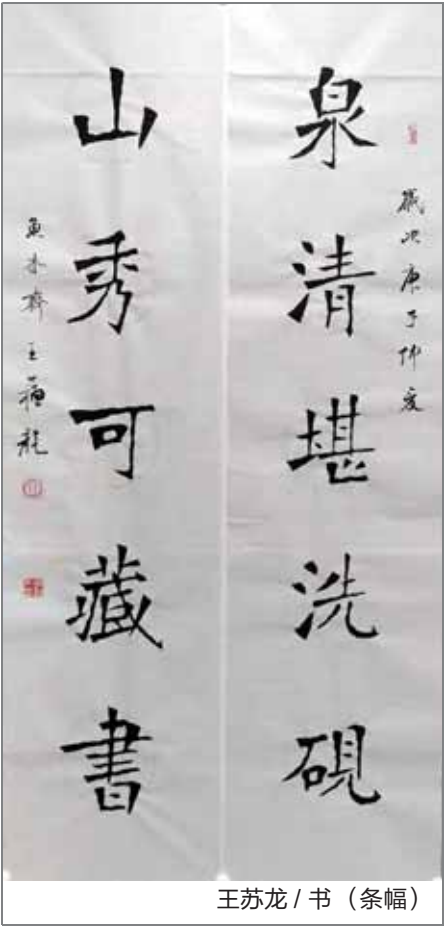
所谓诗意

很小很小的时候
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下
摇头晃脑地
背诵着似懂非懂的唐诗宋词
只当是完成一桩任务

慢慢长大以后
见到无数缤纷的意象
抑或心中思绪的起伏
脑海中突地涌现
合乎情景的动人诗句
遂有拨云见日之感觉

隽永

当年华一天天老去
把自己慢慢变成
一杯幽香的茶
生活的味道
就隽永了



王苏龙 / 书 (条幅)



“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啊——”

我吃了一惊,转头看见一个瘦男人拿着半页纸,张着大嘴念。他戴着比啤酒瓶底子还厚的眼镜,头发长而凌乱,胡子拉茬,穿一身又旧又脏的休闲装,趿拉着拖鞋。

“啊,沙漠——”喑哑的噪音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回荡。

同事说:“焦辉,你刚来不知道,千万别理他。”

男人的声音形成嗡嗡的气流,我神经衰弱的脑袋开始疼,他朗诵了什么我根本没听清。过了一会儿,噪音终于停了。

“老师好,我叫路南南,是个诗人,以后多指教。”男人走到我身边伸出手说。我站起来,与他握手:“喊我焦辉就行。”他把半页纸递给我,说了许多客气话。我扫了几眼,感觉在县级内刊上发表没什么问题,就说:“路南南老师你写的诗歌很不错,这期组稿给你排上。”路南南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吓了我一大跳。他说:“谢谢焦老师,焦编辑,你是慧眼啊,你的水平是我见过的编辑老师中最高的一個,谢谢,谢谢。”他细长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拉把椅子坐我身边,讲起了文学,从李白说到温庭筠,从李清照说到薛涛,从普希金说到戴望舒,从海子说到泰戈尔……我心头盘旋着一位相声演员的招牌话:“我的天呐!”直到下班,路南南依然意犹未尽。

从此,路南南隔三差五总要来编辑部送诗稿,然后坐我身边不停地说话。就是隔三差五的“三五”里,他也经常打电话与我谈论文学。有天深夜机响了,一看是路南南的,没理他。手机铃声执拗地一直响,气得我差点把手机摔了。就算是凌晨,他也会打来电话,兴奋地说:“焦编辑,我这几句是神来之笔,我读给你听听……”我是写小小小说的,说实话对诗歌没有研究,凭着感觉吧,觉得路南南的诗歌太空,太假,太……怎

又见冬来

■刘兴中

昨才秋至,今又冬来。岁月平淡了四季,模糊了更替的痕迹;过往造就了成长,诠释了波澜不惊的韵味!

四季之美,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

冬之美,美在宁静。留个时间,寻个空间,一个人驻足,独处;抑或与心灵对话,审视,拷问。无关风月,无关名利,超脱、释然,淡泊生香,巧赋风雅。你会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富足,发掘另一个无比真实的自我!

冬之美,美在萧肃。见多了桃红柳绿,闻惯了花香扑鼻,听多了燕语呢喃,老树枯枝也自成精神。偶有雨霜,冬寒阵阵,围炉秉烛,满心欢喜。遇大雪,千山素裹,万籁俱寂,初心如昨,世界妆容已然大同!

冬之美,美在孕育。它既是一年的集中检视、关门总结,又是分析不足,筹划来年。有成功的喜,有失败的忧;有欢乐的笑,有痛苦的愁!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时刻有陷阱,所以要多上课,才能少上当;于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不出彩就会出局!冬天是最好的承接!

不羡慕春来的样子……

诗人(小说)

■飞鸟

么说呢,假如生活是水,他的诗歌就像一滴油浮在水面,沉不到水中;假如生活是一个人,他的诗歌就像用鲜花打扮的稻草人,没有灵魂。

就在我被路南南快要弄进精神病院时,他突然消失了。人不见,电话不打,好清静。过了半年还是没有他的动静,不知哪根贱筋搭错,感觉有点想他,试着打他电话,已经停机了。转眼两三年过去了,路南南再没出现过。

昨天,我的一篇小说在大刊发表了,拿着样刊,我心花儿开得嘣嘣啦啦。翻开样刊,目录里一个熟悉的名字跳进眼帘——路南南。我愣了下,不觉笑了,此路南南肯定非彼路南南。等看到组诗后面的作者简介,我惊得眼珠子差点掉地上。让其他同事看,嘣嘣啦啦,办公室白色的大理石地面掉满了眼珠子。

下班的路上我还在琢磨路南南。“焦编辑好。”有人喊我,声音很熟。抬头,一个卖西瓜的小贩朝我嘿嘿笑,再看,啊,路南南。他理着短发,休闲装干干净净,脚上一双蓝布鞋。小货车上装满了带花纹的大西瓜,车厢边立着个纸箱子做的招牌:初恋的味道!我说:“路诗人好。”他嘿嘿笑着挠挠头,切开一个西瓜。西瓜红沙瓤,绵甜。

我们聊了一会儿,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几年前,路南南整天沉浸在诗歌的世界里,不干农活。他母亲身体不好,只能靠父亲辛勤侍弄着几亩地,汗珠子摔八瓣地养家和养三十多岁的路南南。他父亲一个人抗旱浇玉米,不幸触电死了,母亲也病倒了。路南南就担起了家庭的担子,母亲出院后,他去北京工地打工。春天母亲又生了场病,他回来照顾母亲,看母亲离不开人,就不出去了,在家种了几亩瓜。

我晃着手里的杂志说:“路南南,你这组诗歌写得棒极了——”

路南南递过来一块瓜,说:“焦编辑,不谈诗歌,吃瓜。”